

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上的意義

李俊輝

壹、前言

之所以要稱之為「社區成人教育」(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表示著「社區」與「成人教育」之間有密切的關連性。就社區的角度來說，成人教育應有助於促進社區的發展；就成人教育的角度來說，成人教育的課程內容應與社區有關係。從國內的成人教育現況來看，我們很少有將「社區」與「成人教育」結合的良好模式，多半是設立某種成人教育機構，然後透過機構的運作辦理成人教育。至於成人教育機構的上課內容，很少將社區問題或議題、如垃圾問題、核能電廠的興建等地方性生活議題納入課程中，多半是開設一些與社區議題無關的主題，例如，家政班、電腦班、職業進修、休閒旅遊知識等。這些課程內容多半是個人的教育需

求，而不是社區的教育需求。而所採用的「上課」方式，也是傳統的老師教學生聽。

個人的教育需求是個人因為面臨生活上的問題，透過教育的方式，解決其生活問題，因此個人的教育需求是基於自己的考量出發，以滿足個人的需求，解決私人的問題為目的。社區的教育需求則是有利害關係的一群人，共同面臨的生活問題，需要共同討論互動，以達成共識的方式，解決共有的問題。國內的成人教育多半集中在滿足個人需求的成人教育，缺少滿足社區需求的成人教育。當然，研究者並不是在闡述滿足個人需求的成人教育是不好的，而滿足社區需求的成人教育是比较好的。但研究者必須強調，在現代社會，人口稠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彼此之間常會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存在，如果我們還只是強調個人式的成人教育，而不重視群體式的社區成人教育，培養人們溝通、討論的能力，那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發展，將會只有害而無利。因此本篇論文將公共領域中的溝通討論與生活世界兩大意義應用在我國社區成人教育上，做為社

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再推展社區成人教育時另一個思考方向。

貳、公共領域的意義

近代公共領域起源於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當時因文藝復興、商業發展、與新聞的交流等因素，在中產階級社會興起了一股社交討論的風氣，例如英國的咖啡屋（coffee house）、法國的沙龍（salon）及德國的餐桌社會（table society）、哈伯瑪斯（Habermas）將這些社交討論稱之為公共領域。

詳細言之，公共領域意指在生活世界中，公共意見能夠形成的言談情境。此一言談情境是開放給所有公民，透過互為主體的溝通形成共識（知識）。進行對話的每一個私人因聚集、集會而成一公共的個體（public body）。討論的主題，則以批判「公共事務」為主，純粹私人事務或商業的個別聚會則不算公共領域。因此公共領域包含生活世界、溝通行動與知識論三要素，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生活世界做為公共領域的外在結構背景

人類的的生活世界雖然先於人的認識作用的，但生活世界的演化卻是人類主體性理解、詮釋與溝通的結果。它是一個分享的社會結構，由溝通所構成，溝通行為是生活世界的普遍性原則。（Brat-

er, 1991: 80）因此，生活世界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存在世界，而是一個動態的互動世界。它透過語言媒介的溝通，產生延續與變遷。哈伯瑪斯將生活世界界定為說話者與聽者的交會處，亦即溝通行動參與者在進行資訊交流及意見討論之時，存在於行動者背後的文化語言和各個世界的關係，由之所組成的一個意義共享、信念儲存的背景領域。

因此，生活世界具有兩種功能：一為背景建構的功能，為溝通行為提供了相互理解的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則溝通行動是很難進行的。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行動者，就具有相互溝通理解的基礎。例如住在同一鄉鎮的人就具有同一個鄉鎮的生活世界，作為溝通的背景；老人俱樂部裡頭，就有「大年紀」作為溝通的背景。另一個功能為信念儲存庫的功能，所謂信念儲存庫是指為參與溝通行動者提供創造性見解的泉源，以滿足在一定的情境之下由共同承認的「解釋」所產生的相互理解的需要。（高宣揚，民八三：四六七）信念儲存庫為各個行為主體在溝通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以語言結構建造出來的可以在溝通共同體中進行交流的信念，亦即構成參與者的認識和行為所賴於其上的那股力量泉源，或者某種可以被稱為「自信心」的內在精神支柱。這種「儲存庫」越是完滿，越是能提供溝通參與者越堅強的自信，從而顯示出他在溝通過程中的優越地位。也就是說，一個越有知識、生活經驗者，他就越能夠有信心地提出論證，以說服對方。以教育的術語來說，就是經驗越是豐

富者，在教學過程中就能成爲經驗較不豐富者的教師，因此成人教育中，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常常依主題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人來扮演。

生活世界並不是靜態的，它會隨人類的互動而有所發展。在生活世界中，語言溝通行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語言媒介，生活世界的結構就會有再生產的功能。就相互理解的功能層面而言，溝通行動有助於傳遞與更新文化知識；就協調行動的層面而言，溝通行動有助於社會整合和建立連帶（solidarity）關係；就社會化層面而言，溝通行動有助於個人認同的形成。生活世界的符號結構，是經由有效知識的延續、團體連帶關係的穩定化，以及有責任感之行動者的社會化歷程而獲得再製。（Habermas, 1987: 137；胡夢鯨，民八〇：二〇六）

二、溝通行動做爲公共領域的方法論基礎

生活世界是公共領域中討論論題的來源，知識則源自於吾人的生活世界中，而欲使百般雜陳的生活世界產生有用的知識，則有靠公共領域的方法論——溝通行動理論。根據哈伯瑪斯的眼光，「溝通行動」係指一種導向相互理解的行動，亦即一種透過共識而尋求真理的歷程，而組織成員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y）的發揮乃達成此真理共識（consensus of truth）的先決條件。（廖春文，民八〇：一四四）也就是說公共領域的方法是透過理性討論去除意識型態達成共識。

（一）言談行動的四個有效宣稱

任何有效的溝通行動都必須建立在一背景共識（background consensus）的基礎之上，此一背景共識包括溝通的對方相互承認以下四個有效宣稱：（Habermas, 1979: 2）

1. 言詞意義是「可以理解的」——可理解宣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
2. 命題內容是真實的，即說話者提供聽話者某些「可瞭解」的教材——真理宣稱（truth claim）。
3. 言談行動是正當得體的，即「瞭解」雙方的關係——正當宣稱（right claim）。
4. 說話者的意向是真誠的，即說話者要使自己爲對方所瞭解——真誠宣稱（truthfulness claim）。

有效宣稱的提出與承認通常都未明言，但他們都是溝通行動不可或缺或假的假設性前提，不過這一假設性前提是以反省的形式表現出來。換言之，我對我自己的言談行動提出這四個有效性宣稱，而我也預期對方對他自己的言談行動也提出同樣的有效性宣稱，同時我也假定對方是明瞭我所提出的四個宣稱。也就是說，有效宣稱的提出與承認已成爲一種「相互的期望」。這期望代表「理念型」的溝通行動是可以趨近的，但卻不一定會達到，因爲生活世界中充滿著許多偏見、欺騙、意識型態。如果溝通過程中某一有效宣稱受到質疑，則此有效宣稱就會成爲溝通的雙方或多方所共同注意的焦點，

這些受到質疑的宣稱必須立刻加以解決，否則就會中斷溝通，或成爲目的性溝通或策略性溝通。但這四個有效宣稱的補救方法並不相同。

可理解性是溝通互動的先決條件。當可理解性受到質疑時，必須先加以解決，否則其他的有效宣稱將不可能發生。如果可理解性宣稱受到質疑時，溝通行動者則必須藉由釋義、改寫、翻譯、文法修正等約定來消除彼此間對言詞意義的誤解或不瞭解。誠意性出自個人的內心，互動的對方是不知道的，因此，言行有否一致短時間內是難以察覺的。假若溝通者的誠意性受到懷疑，亦即對方懷疑說話者的誠意，認爲對方說謊、欺騙、誇大、居心不良等。互信只能在未來的互動過程中，透過種種的行爲表現，重新建立。例如：保證、負責等。哈伯瑪斯認爲可理解與真誠宣稱都不必透過反覆的理性討論來補救。但眞理宣稱與正當性宣稱若受到質疑時，則必須透過訴諸「理性討論」加以解決，而理性討論的過程正是批判教育對話的過程。

(二) 理性討論與價值介入

所謂理性討論，是指針對受到質疑的眞理宣稱與正當性宣稱進行內外檢視工作。當這兩個宣稱受到對方質疑時，論者雙方必須是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之下，透過反覆的討論，純粹是以較佳論據的力量（the force of better argument）來說服對方，而對方也是可以較佳論據的力量來反駁論者，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的威脅恐嚇手

法來迫使對方接受。理性討論的論點，對於一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法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爲它指出了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目的合理性」。也就是說，當一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希望社區居民達到「解放」，那麼他就必須去思考著爲什麼居民必須達到解放的背後理由，以及這些理由的合理性。而當居民對「解放」這一個目標提出質疑時，而覺得社區硬體建設重於社區的人際關係、文化發展時，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又持怎麼樣的較佳論據來說服居民。換言之，我們不能夠對這些理據（論據）是否合理的問題，只抱著一個存而不論，或價值中立的態度。反而我們是要抱著「價值介入」（value-involvement）的態度，才可以明白這些理據（論據），並且判斷它是否合理，及值得我們接受。（阮新邦，民八二：七〇）

(三) 意識型態

所謂的意識型態即是一種系統扭曲溝通。系統扭曲溝通透過語言、符號系統而以意識型態的方式表現出來，它以先驗性的存在架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具有「非自覺」的特點，廣泛而深入的控制群眾。換句話說，人們對社會事物常會做出價值性的是非善惡判斷，這種判斷往往建立在「理所當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由論證」之上。因此，掌握意識型態詮釋、建構、傳播者，很自然地會將自己視爲眞理與代言人的化身，結果整個社會就只聽到某些意識型態掌握者的聲音，一般群眾成爲不自覺的附和者。在系統扭曲溝通所建立的共識是假共識（pseudo-

consensus)，亦即在社會中，關於需求、利益的解釋是虛假的。哈伯瑪斯認為，意識型態必須透過理想言談情境的實踐，才能有效的予以破除。

(四) 共識論

共識是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下，透過溝通行動與理性討論，排除意識型態的宰制而產生的。在系統扭曲溝通之下建立的共識是為假共識，在理想言談情境之下建立的共識則稱之為真共識。共識有實踐性與歷史性等兩個特性：前者是指具體可行的，而不是形而上、抽象的，它包括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環境的特殊性質和特點，對當時的歷史是具有實踐性的基礎。也就是說共識對於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具有實質上的助益，而不是清談空洞，對社會毫無助益的。後者則指共識是存在於歷史情境中，它受一定的歷史條件約束，共識會隨著生活世界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說社區的議題或需求會隨它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人文關懷等而呈現不一樣的面貌。

因此，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共識（真理）。一切想把真理（共識）永恆化的企圖，都是為了論證「絕對真理」的存在；而論證「絕對真理」的目的，就是為了論證某種社會統治的合理性，是為了使這種統治永恆化。（高宣揚，一九九五：一一四）

三、意義的詮釋做為公共領域的知識論基礎

知識與人類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生活世界是最真實的生活場所，雖然錯誤、偏見、意識型態等存在其中，但真理、意義、價值

也由此而生。人們生長於此，生活世界先於個體又影響個體。雖然哈伯瑪斯將人類知識分為「經驗—分析科學」、「歷史—詮釋性科學」與「批判取向的科學」，但事實上溝通取向的公共領域產生的主要為「歷史—詮釋性科學」與「批判取向的科學」兩種知識。

歷史—詮釋性科學是因人類互動而產生，它所關注的焦點是對他人的動機、意向的瞭解，以及互相溝通、互相瞭解所基於的共同背景的詮釋；它的目的就是在增進彼此的理解與共識的達成，以克服在生活中所產生的詮釋衝突與誤解衝突。它所關心的不是不同的世界，而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同一個世界。由於每個人都是一個主觀、獨立的個體，所擁有的主觀世界因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對外在世界、傳統文化的詮釋也會產生差異。歷史—詮釋性科學就是要在這些差異中求取共識，所以，必須透過語言溝通、互相瞭解，建立互為主體的知識。

批判取向的科學是延伸自歷史—詮釋性科學，主要是人們透過溝通與反省跳脫出意識型態的宰制，哈伯瑪斯認為由於人類生活世界充滿著權力的因素，使得人類在進行溝通時，會產生系統扭曲的溝通。行政機關如果「不假思索」地執行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政策時，就是一種意識型態，例如過去國民政府以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方法來促進蘭嶼的地方發展，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卻因對蘭嶼的不瞭解而造成蘭嶼居民不喜歡政府為他們而蓋的建築物，導致政府在施政過程的公帑浪費現象。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施政

者理所當然的認為社區發展就是要多蓋一點房子。

參、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上的意義

社區成人教育可以很多型態出現，例如S.Brookfield (1984)將社區成人教育分成滿足民眾需求的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for the community)，整合社區資源的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與促進社區發展的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ty) 三種，本篇論文將公共領域精神在社區成人教育上，可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以下分別從需求調查、課程、方法與社區發展四方面來說明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上的意義。

一、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需求調查上的意義

社區成人教育的目的之一在滿足社區組成份子的需求，以促進社區發展。社區需求不會是個人性的需求，而是一種社會整體的需求，它是指個人透過社會互動而習得的需求，因此，社區成人教育需求也不會只是許多個人教育需求的總和，而是透過與他人互動的方式，達成彼此所共同期望的社區成人教育需求。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說明公共領域在社區需求的意義：

(一) 社區成人教育需求應是一種總體性利益 (generalizable interests)

總體性利益是在雙方同意之情境下所發現與形成的。(Bratton, 1991: 34) 也就是說，它是所有組成份子共同面臨的教育需求與共同關心的社區議題。這點對社區成人教育工作相當重要，因為當一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在推薦某種道德價值特別重要時，不能單從工作者個人的角度去看社區的需要，也不能把需要「外加」於居民身上，而是要從社區的文化、經濟等各個條件，顧及到所有社區組成份子的共同需要。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享受到外國文化的好處，而強迫將這一種好處移植到所有社區中；我們也不能因為某個社區造街成功，而認為自己的社區也應該進行造街活動。

(二) 社區成人教育需求應具有詮釋性基礎

需求並不是指個人已經有的具體需求是什麼，而是個人要透過怎麼樣的過程去瞭解並詮釋自己的教育需要；另一方面，要與他人共同討論，在同理且理解對方的教育需求之後，以達成最後的共識性的教育需求。

(三) 社區成人教育需求必須是有理據支持的

如果一種需求是有效的 (valid)，則我們必須指出這個需求是滿足了社區普遍化的需要詮釋。參與溝通的各個主體，需要在溝通過程中，向社區其他人詮釋自己所抱持的教育需求及其理由依據，以支持自己的看法，參與討論者也會彼此質疑對方所提出的理據，是否合理。而受質疑者一方面可以修正自己的需求基模 (scheme)；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的提出其他理據，挽救其正

當宣稱。透過上述的反覆討論過程，各個溝通主體便以較佳論據的力量說服對方，達到社區群體所認可的共同需要的詮釋（common need interpretation）。例如，一個高經濟收入者會覺得休閒教育活動是很重要的，他會認為社區應有很多休閒場所，以推展休閒教育；但對一個經濟低收入戶而言，休閒是一種浪費，與其拿錢去蓋休閒活動場所，不如來補貼他們的生活。在這一例子中，經濟收入成爲一個人的對需求的「詮釋架構」（interpretative framework）。當一個人藉由反覆討論，與其他人在有關需求價值的問題上時，他原先所瞭解的自己需要，可能會因爲他的需求詮釋架構的改變而改變。因爲他原先雖然認定了某種詮釋架構，但經過反覆討論過程，當所參與討論者都透過較佳論據的力量，來認可另一個新的詮釋架構時，有參與討論的主體亦會同時反省並修訂他原先的詮釋架構，進而瞭解自己的真正需求與內在自我。

二、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課程上的意義

哈伯瑪斯的知識論有三個預設：一爲人的「生活世界」先於認識作用；二爲知識是多元的，從人類的「認知興趣」發展而來；三爲知識是在生活世界中，主客體辯證過程中產生。在公共領域中社區成人教育的課程應取自於社區這個生活世界中。因此，不一樣的社區會產生不一樣的課程內容。公共領域並沒有爲社區成人教育的課程預設任何標準，只強調進入公共領域中的課程是屬於大眾的「公共議題」，而不是個人的「私利」。而社區成人教育的課程應該

與社區所在之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它源自於社區的需求，並以滿足社區需求、解決社區的問題爲導向。綜合言之，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的課程上具有以下的意思：

（一）課程的發展即是社區文化的發展

生活世界是由過去人類世界所延續下來的文化傳統所構成。對哈伯瑪斯來說，文化是一種動態行爲，它不像一般社會科學所認爲的文化是由態度、信念、觀念、意義、價值等組成的靜態主觀現象。他主張文化是由語言溝通的行爲所構成，因此生活世界也是由語言的溝通互動所構成的。文化的任務是在推知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下，眾人賦予事物的意義；其焦點則是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之下，人類所賦予它的意義。因此不一樣意義文化所組成的生活世界是不一樣的，文化是多元的，生活世界也是多元的，由生活世界所發展出來的知識也是多元的。透過人們主動的發言，才能使課程成爲人類生活上的主動創造物，而不使文化流於被動的、消費性的工業文化。也就是說，人類是文化的主動創造者、引導者，而不是被動的消費者、適應者。

（二）社區成人教育課程應具有本土性

社區成人教育課程的本土性乃是指在一定的社區界範圍內，針對該社區的現象、活動、發生的問題做深入的探討。公共領域就是要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探討，發現該社區的各種現象與各種顯在與潛在問題，以達成共識，而不是要社區居民與自己生活世界毫不相干

的事物。因為每個社區的客觀世界不相同，因此會有不一樣的課程教材。例如，高雄縣美濃鎮因為水庫興建危機而發起反水庫興建運動，透過社區教育，使美濃的愛鄉協進會成員都成了水庫專家。（林朝成，民八四：三）

(二) 社區成人教育課程應具有實踐性

公共領域的真理共識宣稱是一種規範性宣稱，而不是理論性宣稱，規範性宣稱的正確性並不在於它的真實或錯誤，而在於規範性的有效或無效。規範性宣稱關係著規範的陳述，是一種互為主體認可的合法的人際關係；理論性宣稱則是一種描述性的陳述，關係著外在實體，被認為是對存在事物的陳述（Habermas, 1979：28；Braten, 1991：32）。也就是說，共識是具體可行的，而不是學理上的或普遍性的探討。因此，問題取向的社區成人教育課程是要解決社區問題，但它不是理論上的可行性，而是實際上的可行性。它是在經過互為主體的討論之後，達到一種實踐上的具體可行之方案，對社區具有實質上的助益，而不是形而上的清談。

(四) 社區成人教育課程應具有通識性

社區成人教育的學習方法是溝通學習與解放學習，所以社區成人教育的課程不會是結構性的分科課程，因此不會將課程劃分成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分科性的學科，而是融合社區不同主體世界的觀點，集中在一個社區問題上面。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從宗教的角度來詮釋地方的宗教活動；生意人有可

能會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宗教活動，希望進香團能帶給他們一筆收入；專家學者可能會從學理角度觀看宗教活動的意義、功能等；環保人士則會從環境保護的觀點看宗教活動會不會破壞環境衛生……而這些主體世界不一樣的人經過溝通互動之後，則能從他人那裡學到許多不一樣的知識觀，包括經濟學、環境科學、宗教學……等。因此，在社區成人教育中，每個人所學到的都是通識學科，而不是專門性的學科。

(五) 社區成人教育課程本身是可以接受批判的

課程與批判理論所主張的真理共識意義是一樣的，在生活世界中沒有永存不變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經過批判而修正的。這顯示出，課程一方面是具體可行的；另一方面，它是具有歷史性的。因此，社區課程會隨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過程，或者說是隨著社區的發展過程而有所改變。因此，所謂「正確」的知識，也只是相對性的、暫時性的。例如，過去認為說台語是不正確的，但在今天，說台語被認為是正確的而且應加以研究、鼓勵。對一般社會大會大眾來說，葷食是一般的正常現象，但對某些宗教社群而言，為了葷食而殺生，則是不合理的現象。但如果過度強調某一種課程知識的正確性和恆真性，而不能接受批判和修訂的話，那麼它就會逐漸變成意識型態。公共領域並不為社區成人教育課程預設任何規範，只強調每個人都可以加入公共領域，共同批判、討論生活世界的各種現象，而只是每一個論點的陳述都必須有理由依據支持，而

不是無故謾罵。

三、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方法上的意義

社區成人教育的方法包括社區組成分子間互動學習與社區居民與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間的互動學習。以下分別從溝通學習、解放學習與平等的發言權力來說明。

(一) 溝通學習 (communicative learning) 與解放學習

社區溝通學習是透過理性討論的，是指針對受到質疑的「真理宣稱」與「正當性宣稱」進行內外檢視工作。當這兩個宣稱受到對方質疑時，論者雙方必須是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之下，透過反覆的討論，以較佳論據的力量來說服對方，而對方也是可以較佳論據的力量來反駁論者。雙方互相往來論證，互相理解，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的威脅、恐嚇手法來迫使對方接受。理性討論的論點，對於一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它指出了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目的合理性」。例如，當一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認為，社區的人際關係發展應重硬體建設，而希望獲得居民的認可時，那麼他就必須去思考為什麼社區居民必須重視社區人際關係發展的理由，以及這些理由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他必須賦予人際關係的合理性意義才能推廣之。而當居民對「人際關係」這一個目標提出質疑時，覺得社區硬體建設重於社區的人際關係發展時，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又持怎樣的論據來說服或反駁社區居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換言之，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必須向社區居民解釋

他們所謂的人際關係的意義與功能，居民也可以針對此一說法提出理據加以反駁。兩者之間以理據的支持方式互相讓對方瞭解，並從對方的觀點，修正自己原有的觀點，達到溝通學習的目標。

解放的學習就是自我批判的反省，它是在追求理想的言談情境。對哈伯瑪斯而言，解放興趣的焦點集中在批判的自我反省中，但批判反省本身則融入在工具學習與溝通學習過程中。社區成人教育中解放學習的解放，指的是從欲望、語言、制度、或者長期限制我們的選擇與限制我們對生活的理性控制，但卻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環境暴力 (environmental force) 中跳脫出來。(Mezirow, 1991: 8) 簡而言之，就是要透過解放學習，使我們從意識型態中跳脫出來。

社區的溝通也有可能是一種系統扭曲的溝通，哈伯瑪斯認為意識型態就是一種系統扭曲溝通，系統扭曲溝通的存在與社會宰制和社會壓抑是一體的兩面，它除了具有合法化政治力量的作用之外，對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也具有束縛和規範的作用。系統扭曲溝通透過語言、符號系統而以意識型態的方式表現出來，它以先驗性的存在架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從而具有「非自覺」的特點，廣泛而深入的控制群眾。換句話說，人們對社會事物常會做出價值性的是非善惡判斷，但這種判斷往往建立在「理所當然」的心理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論證」的基礎之上。這種理所當然的基礎就是一種意識型態，也是一種系統扭曲的溝通。

社區成人教育中的解放學習就是要使社區組成份子從這些意識中跳脫出來，追求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由社區人共同來決定社區發展方向的學習，而不是由社區的科技意識或行政專家來決定社區的命運。在解放學習中，學習者舊的意義基模或觀點被否定掉，並且被新的觀點取代或與新的觀點融合。因此，解放學習通常是具有觀點轉換性的，(Mezirow, 1991: 88)它使我們更能深入洞悉社區事物並更清楚的瞭解或賦予其意義，進而改變自己的認知基模。社區成人教育的解放學習過程乃在於探討分析社區上受到過去社會壓抑的實際壓抑情形，並將分析所得的法則性敘述，置諸於社區組成份子的理解視野來加以詮釋，以促進社區處成份子的態度轉變。

(二) 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與社區組成份子的互動關係

——平等的發言權力

社區成人教育中，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師)與社區組成份子(生)是平等的。而這裡所謂的平等並不是指階級地位、經濟收入、知識上的平等，而是指具有同等的發言權力，至於言說的說服力，則完全是依靠各方「最佳的論據」的力量來說服他人，而不是以教師的階級優勢來使對方屈服。生活世界除了相互理解溝通的「背景建構」功能之外，也扮演著「信念儲存庫」的角色。這種「儲存庫」愈是完滿，愈是能提供溝通參與者更堅強的自信，從而顯示出他在溝通過程中的優越地位。也就是說，一個愈有知識、社區生活經驗愈是豐富者，他就愈能夠更信心地從過去的生活經驗

中，提出論證，以說服對方。對生活世界理解越是豐富的人，其界定的理由也越堅實，對其他參與情境界定者所起的指導作用也就越大。在由各個參與者的生活世界所交集的那個關於情境的共同定義部分中，最有豐富背景的參與者具有最大的靈活性，他可以隨時調動一切有關的背景知識因素，來支持他的生活世界中與他者相交集的那一個情境內容，從而發揮該參與者在溝通行動中所扮演的實際指導角色。所以，社區生活經驗較為豐富者，在教學過程中就能成為經驗較不豐富者的教師。因此，在社區成人教育中，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常常依討論的主題不同而由不同的人來扮演。外地來的專家不會比當地居民更瞭解地方社區的種種；垃圾清潔人員可能會比一個從成人教育相關研究所畢業的人更懂得如何做垃圾分類，因為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做垃圾分類是他的職責，因為工作經驗的累積，使得他的信念儲存庫要比一般人豐富，因此在論及如何做好垃圾分類的議題時，清潔人員則可對社區其他人產生指導作用。但與提倡環境保護者比起來，清潔人員可能不太知道做好垃圾分類的意義何在，因此當問題轉到為何要做好垃圾分類的議題時，環境保護者則可以以其所學，說明事情的理由，進而對社區人士產生引導作用。

四、公共領域在社區發展上的意義

社區發展是社會變化的一種過程，但這種變化並不單只改變而已，而是社區朝「好」社區的方向邁進。因此，社區發展過程事實

上就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歷程。另外，社區發展既然是社區往「好」的方向變遷，那麼社區發展本身就不會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一種價值介入的過程。但這種價值介入不會是某些人的價值介入，而是所有社區共同組成份子的價值介入。例如，對一個主張經濟發展的人而言，爲了交通順暢而砍掉行道樹是一件正確的事，但對環境保護者而言，則是破壞環保的行爲舉止，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將他解釋爲是因個人社會化歷程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張，無須加以評論。但對一個群體生活的社區而言，「好」的意義則是具有共通性基礎的，而不再是相對性。它是具有價值判斷的，它不會是價值相對性的，也不會是價值中立的，因爲任何社區發展計畫所影響到的，是社區全體分子。

例如，每個人的社會化歷程不同，對社區行道樹的存亡有不同的見解，但我們不能「因人而異」而做出砍樹與不砍樹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而是要在多個不同的主張之間，找出一個最合理，最有論證依據的主張，或者在這些複雜分歧的意見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共識），一個「公共好」（public good），作爲社區發展的依據。但這裡就出現了幾個問題，什麼是「好」社區？是誰來界定「好」社區的意義？如何界定？怎麼樣的社區發展能夠顧及到所有社區組成份子的利益，而不會只是某些人的利益？在這裡，公共領域則有新的詮釋。公共領域是社區的公共空間，在這公共空間，所有社區組成份子能夠透過各種媒體管道，包括面對面的方式，探討社區公共

利益的事物，形成共識，做爲社區發展的依據。首先，它強調所有社區民衆的參與，針對某一社區問題、現象等，發表不同意見，可能解決途徑與後果。而經過論證思考後的現象一旦形成觀念或社區意識，並且爲社區所接受時，它就能變成一種社會驅力，產生社會運動，影響社區歷史的進展方向。但這種對觀念的力量及其後果的洞察，在過去強調客觀社會學研究的重大的歷史行動中，均未被納入行動之初的視野（horizon）中，以致於經常發生所謂「有意圖的社會行動始料未及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intended social action）的弔詭現象。（黃瑞祺，民七九：二七九）

社區發展應該是因生活世界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發展目標，因爲社區的自然環境、風俗習慣不同，組成份子的社會化歷程不同，對於「好」社區的界定也會有不同。在工業社會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籠罩之下，所謂的社區發展被一般人界定爲工具理性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講求行政效率與經濟的提昇，因此，國民所得低的國家被界定爲低度發展國家，而高國民所得的國家則被認爲是高度發展的國家，後者被認爲是好的而前者則是不好的；一個到處興建房舍的地方社區會被認爲是有在發展，而一個到處都是農田的鄉村地區則會被認爲沒有發展。所以都市景觀被稱爲開發，而鄉村景觀則被稱爲落後。對這樣的「發展」界定到今天卻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首先是工業化帶來的各種污染，影響生活品質；再來是人類的價值觀念扭曲，物質與金錢至上主義，使得人們透過各種不擇手段追逐於名

利，於是就有雞姦、竊盜、經濟犯罪、炒作股票……等不合理的事情出現。而既然發展是往「好」的方向，怎麼會有「不好」的事情出現？這都一再顯示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壓抑了人類溝通理性的發展。

社區成人教育強調的「溝通學習」與「解放學習」並沒有指出怎麼樣的社區才是好社區，怎麼樣的社區生活模型才是好的生活模型；怎麼樣的品質才是好品質，它既不是社區成人教育工作者所認定的社區生活模式，也不是地方社區的政府機關所推薦的模式，而是要由所有社區組成分子透過溝通學習，共同來討論決定，怎麼樣的社區才是他們所希望的生活社區，並透過解放學習，思考當前各種社區現象的合理性，進而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達到所希望的生活境界。因此，社區發展不同於社區經濟能力的提昇，不同於社區看得見的物質建設成果。它不會是西方的社區發展模式，而是本土化、次文化化的社區發展，它沒有既定的評鑑標準，而是在發現社區組成份子真正的共通需求的滿足。綜合言之，所謂的「好」社區的意義應該是能夠滿足社區組成份子在真正的共同需求，而這種需求的產生應該是由社區組成份子透過溝通學習與解放學習之後而共同決定的，因此社區發展不會是某些人的利益發展，而是社區整體的發展。

肆、結論

成人教育可以很結構化，例如市民學苑或公民大學的正規上課方式，空中大學的面授與函授模式，也可以是非結構性的例如讀書會。但社區成人教育的真實意涵不是在於「在社區舉辦成人教育活動」，而是「結合社區生活與成人教育」，也就是說它的課程取自社區議題，目的在滿足社區需求，促進社區發展。目前國內社區成人教育的焦點多集中在社區學院的設置，正式組織有其限制。如果我們能將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里民大會等群眾的集合視為一公共領域的社區成人教育，促進居民參與社區政策規劃與執行，不僅可以達到社區「由下而上」發展的目標，還可以達到成人的目的，提昇居民的知識，進而改變其態度與促進其發展社區的行動。

（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參考書目

- 李永展 社區環境權與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季刊 第六九期 民八十四 頁五十三—六十一
- 李俊輝 哈伯瑪斯公共領域在社區成人教育上的意義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八十五
- 阮新邦（主編） 批判詮釋論與社會研究 美國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民八十二

胡夢鯨 從教育合理性的詮釋與批判論教育的合理轉化 國立臺灣師

-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八〇
- 高宣揚 哈伯瑪司論 臺北 遠流 民八〇
- 高宣揚 實用主義和語用論 臺北 遠流 民八十三
- 徐震 社區與社區發展 臺北 正中 民八十三
- 黃瑞琪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 臺北 巨流 民七十九
- 廖春文 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及其在教育行政上的適用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八〇
- Charles Taylor 市民社會與公共文化 當代 第一〇〇期 民八十三 頁十一-二十九
- Batten, E. (1980).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deology: a case for radicalism". in Issue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C. Fletcher & N. Thompson (eds.). Hong Kong: the Falmer Press.
- Calhoun, C. (1993b).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5, pp.267-280.
- Habermas, J. (1964).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 pp.49-55.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J. Shapiro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vol.1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vol.2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 Burger trans.)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Habermas, J.(1993).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public "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 Calhoun, et al. (eds.). Massachusetts: MIT.
- Hamilton, E. (1992). Adult educ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 Hohendahl, P. U. (1993). "The public sphere: models and boundaries", in Habermas and public sphere. C. Calhoun, et al. (eds.). Massachusetts: MIT.